



2018年1月15日我從洛杉磯參加完中國國家藝術展回到舊金山灣區至今已半個月了,但我覺得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如果不是浦瑛社長給我電話催問我約稿的事,我還以為離交稿時間早着呢。感嘆光陰似箭。

我作為此次中國國家藝術展的一名自願者,非常榮幸能夠親身體驗第23屆洛杉磯藝術博覽會的盛會,尤其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對中國國家藝術展的厚望,中國國家藝術展成爲最受歡迎關注的展廳之一,這要感謝主辦方中國文化傳媒集團江心團長率領的特別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工作人員,我是親眼目睹他們一下飛機就直奔會展中心布展,克服長途旅行疲勞和時差,精挑細選展會照片,趕第一時間發佈新聞。

此次中國國家藝術展的成功也要感謝我們的自願者王勳道 Briana 博士,我的湖南老鄉的女兒,她專程從紐約趕到洛杉磯爲此次活動擔任自願者並協助工作人員成功地爲中國藝術家找到了收藏家,我感慨不愧是學經濟學的80後博士!

還有當我在中國邀請浦瑛來洛杉磯做自願者並採訪報道,浦瑛一口答應,我要特別感謝浦瑛她是我深交多年的朋友,她專程從克里夫蘭飛到洛杉磯,對此次活動採訪報道,積極協助工作人員對前來參觀的遊客介紹中國國家藝術展,並邀請重量級嘉賓前美國白宮工作七年擔任美國教育部長助理的張曼君女士和她的多次獲奧斯卡獎的導演先生親臨中國國家藝術展參觀,她現場聯繫美國電視台採訪中國參展的藝術家。同時她代表伊利華報也被現場採訪暢談中美文化藝術發展與未來。



浦瑛社長是個非常熱情充滿正能量的朋友,她爲人豪爽大氣,廣交朋友,通過浦瑛社長的引薦,在洛杉磯短短的4天時間,我十分榮幸地見到了奇人高老師,他用一秒鐘時間讓我見證奇迹,緩解肩部疼痛;高老師是90年代被評爲中國九大深懷絕技的超人,看高老師的精氣神和體態,我絕對沒想到他已是80歲高齡了,不愧是研究人體生命科學的超人!

巧合浦瑛的律師朋友 John Tang 他從上海帶來中國的足球運動員蔣英浩來 LAFC 加盟的,中午浦瑛請大家一起在意大利餐廳吃飯,如果蔣英浩被美國球隊選上,他就是足球第一位在美國職業運動員。我們還去 UCLA 參觀美麗的校園,看足球明星蔣浩英練球,晚上我帶他們去見浦瑛上海老鄉格萊美唯一華人評委韓志明家採訪,我真的很佩服浦瑛社長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工作精神。這次我跟她相處4天,學到了很多,又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尤其是感謝張曼君教授與她的先生,還請我們去唐人街晚夕。張曼君博士德高望衆,非常平易近人,她與先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一回到灣區,浦瑛社長爲我引薦的大姐 Shirley Lee 就在舊金山機場接我,陪我去斯坦福大學、蘋果公司、Google 谷歌公司、Facebook 臉書公司和 Intel 英特爾公司參觀,晚上我們又去吃地道的中國菜,儘管初次見面但我與 Shirley 大姐一見如故,



通過 Shirley, 我又認識了《美國名人錄》主委、前《世界日報》主編郭華光先生,郭先生再通過我又認識了灣區地產界赫赫有名的銷售女神 Tina Ying,我的知己朋友。飲水思源,我感謝美國 ITM 公司董事長杰克三世介紹我認識浦瑛,讓我回想第一次在紐約見浦瑛,她就介紹我認識了著名神探李昌鈺博士,而多次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導演張曼君先生目前正準備籌拍電影《神探李昌鈺博士》,無數的巧合就是我們中國人說說的緣分吧,用奇人高老師的話說,我與浦瑛有四世姐妹情緣!我想浦瑛在克利夫蘭辦一份《伊利華報》15年了,她走到哪里都有關注支持她的朋友,在此借華報一角真心地感謝所有幫助支持我的朋友們!願友誼天長地久!



唯有思想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辦報是我的學堂與工具,雖然做得艱辛,但苦中有樂,在有苦的時候笑一笑,就冰釋了,當自己傷心多了,就學會了堅強,坎坎坷坷是人生畢竟的路,我是一個很有福氣的人,有一群關注支持的朋友,我這次去洛杉磯後,第一次對洛杉磯有好感,洛杉磯的好朋友張曼君問我2月13日能不能再來洛杉磯參加華人活動,當日是趙小蘭需要20位她的嘉賓。我對張曼君說我都有想搬遷洛杉磯的沖動。

張曼君女士2012年來克利夫蘭時我們相識,她是幫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Romney 助選,这么多年我們一直保持聯繫,這次在洛杉磯她也給我介紹相識加州蒙特利公園市華人林達達市長,她是剛從澳洲回美國,帶著時差,還請我們一群人去吃飯。她鼓勵我,做報紙很難,但堅持就是一種信念。

聖誕節前夕,好朋友林軍對我說:1月10-14日洛杉磯有中國國家展區”展覽,如果我能夠去做自願者並現場採訪,這樣也能提高伊利華報知名度。同時她要把她多年從事文化報業的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副總經理、中國國家展區總策劃江心介紹給我認識,讓我們相識交流,由於我是11日晚上7點到,沒有趕上開幕式。

我一到洛杉磯就直接去見了江心先生,江心先生十分低調,他曾經也從事報業,這拉近了我們交流的距離,江心先生

十分仔細自信地介紹他創辦參與策劃活動的初衷: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中國有太多優秀人才,更主要的是要與世界接軌,因爲藝術不分國界。江心先生給我講了4年前,他策劃中國國家展區,選擇在洛杉磯展出,因爲洛杉磯是文化經濟的中心,好萊塢就在邊上,還有洛杉磯也是華人居住最多的城市,在這裡展示中國文化有着重要的意義。它讓美國人有機會零距離地欣賞到中國當代藝術家創作的作品,更加瞭解中國當代文化藝術的發展。還有參加展覽讓中國藝術家不僅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而且也能看到世界的動態,並通過文化貿易的平台把中國的藝術品推向世界,這是漫長的有意義的活動。

12日一早林軍和我送江心去機場,江心鼓勵我說,在海外做一份報紙不容易,但有意義,他希望在促進世界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發展中,弘揚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希望伊利華報也是一個參與者,他感謝我專程去現場採訪,他對我說:一定會收穫的。

就像江心先生說的那樣一定有收穫。我到了全世界藝術家都聚集的洛杉磯,這裡有一個藝術大空間大家一起共享,在促進中美文化深入互動的同時,更增加了中國優秀文化“走出去”的機會。人永遠都在學習中進步。



## 友情就像一條項鍊



友之所樂無如談·伍祥貴的「東扯西藝」

伍祥貴,貴陽人,是我四川大學八零級研究生同學。當年全國只有石璞先生一人招收西方文學研究生,據說有六十多人報考,只取前三名。祥貴兄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英語之牛他人更是望塵莫及。然而,他才雖高,但不盛氣凌人,與我們相處甚歡。祥貴兄92年在俄勒岡大學獲電子傳播博士學位後,居洛杉磯,到他家住過。後來他在北京買了房,我又把他家當旅店,蹭吃蹭喝聊聊天。一晃三十多年過去,老同學老朋友,可謂知根知底了。但前幾年我被拉進川大貴陽校友“快樂時光”群裡,讀到他的「東扯西藝」隨筆時,其文涉獵之廣,議論之精,讓我對老友又一次刮目相看。我很喜歡他的談藝文章,很快就由學友變成「扯藝粉絲」了。

祥貴兄談藝的文章沒有學究氣,具有可讀性。他

將美術從博物館裡請出來,從象牙塔上請下來,送到親朋好友家。他如一鄰家兄弟,搬把椅子,坐在你身邊,侃侃道來,似乎隨意東拉西扯,但內容紮實,富有深厚的藝術修養與文化底蘊。他不賣弄,不傳道,不授業,只是與你分享。讀其文,長知識,增修養。“相看兩不厭”,只有愉悅感。

他的文章圖文並茂,賞心曠目。談藝術,最需有圖有真相。祥貴兄的文章,不僅美國源源不斷,讓人大飽眼福,而且幾乎每一圖前後,他都用點睛之筆評論一二,令我等美術盲大開眼界。在談到“紅色馬戲”一畫時,他點評道:“95%的畫面被紅色佔據,讓人感受馬戲的熱情與喧囂,但些許的藍色,綠色,黃色與白色,則又如絲絲微風,讓人清涼。這是色彩的舞蹈,激越而不瘋狂。”點到爲止,引人入勝。

他的文章跨專業,西方電影、音樂、繪畫、歷史、典故,信手拈來,融會貫通,娓娓而談:“在上面這幅畫中,小提琴手的手臂與道路形成完美的對應彎曲,音樂與故鄉一樣的悠遠流長。”他的文章跨文化。“東扯西藝”:東方人聊西方的藝術。當某些人奉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熱衷於西方的物質文化,而對其精神文化重視不夠時,他在不經意間,爲國人打開了一扇西方藝術之窗,搭建了一座東西文化之間的藝術之橋。

他的文章,談的是藝術,落實在人生:藝術家的坎坷一生,藝術作品的今生前世,觀看者、收藏者、拍賣者、作贗品者、竊賊,在他筆下都活了起來。藝術世界的形形色色,反映的是五彩人生,令人回味的是人生的甜酸苦辣。祥貴兄讀夏加爾,就能“感受到他的作品中濃濃的鄉情,故鄉是一種召喚,但已經遠遠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家鄉,而是一種心靈的歸宿。”

他的“夏加爾”一文,發表於2017年中秋節微信朋友圈。他在短序中說:“今天是中秋節,我用這篇小文向各位親朋好友致以節日的問候。夏加爾的作品讓人思鄉,感傷而溫馨,如今咱們天各一方,看看他的作品,讓我們回憶起過去的年月,那些甜蜜的日子。逝者如斯,記憶永存。”

“人之所樂無如友,友之所樂無如談”(《岐路燈》)善談的朋友、學友伍祥貴,隨意揮灑,就寫了二三十篇這樣的論藝美文。今承浦瑛主編美意,接受我的推薦,將之登載在《伊利華報》上。我深深感激祥貴兄帶給我的值得回憶的“過去的歲月”和“快樂時光”,也希望這些文章讓讀者感到閱讀的樂趣。

浦瑛:俄州的好朋友李敏儂堅持說俄州需要伊利華報,他把他洛杉磯的朋友才華橫溢的伍祥貴博士邀請出來,成了《伊利華報》藝術指導編輯,增加了伊利華報團隊的力量,2018年,加油!

一個東方人在西方的生活與感受。關於藝術,關於科技,關於旅遊,關於教育,想到哪兒是哪兒,沒有一定之規,所以是“東扯西藝”。——編者按

不管是由於偏見還是無知,歐美藝術圈對於俄國藝術一直評價不高。像我們耳熟能詳的列賓,列維坦,希什金等大師,在西方少有人提及。但有兩位俄羅斯藝術家卻躋身于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列。一位是表現主義大師康定斯基,另一位就是夏加爾(Marc Zakharovich Chagall, 1884年6月24日 - 1985年3月28日)。



帶小提琴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Violin), 1954, 紙本水墨, 私人收藏

主義, 野獸派, 超現實主義的痕迹。同時, 他創作了各種藝術形式的作品, 包括繪畫, 書籍插圖, 彩色玻璃鑲嵌, 舞臺藝術, 陶瓷藝術, 掛毯, 等等。



紅色馬戲(Red Circus), 1956-60, 布面油畫, 私人收藏

但是, 無論他的作品呈現什麼風格, 無論他採用什麼藝術形式, 觀看者都能感受到他的作品中濃濃的鄉情, 故鄉是一種召喚, 但已經遠遠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家鄉, 而是一種心靈的歸宿。他的作品有超現實主義的感覺, 但不像其它超現實主義作品那樣讓人不寒而慄, 他的作品讓人感覺溫馨而空靈。而他對於色彩的把握, 讓他的每一幅作品看上去都那麼和諧悅目。畢



小提琴手(The Violinist), 1911-14, 畫布油畫, 杜塞爾多夫美術館

加索和夏加爾結合神離, 雖然同住巴黎, 基本上老死不相往來, 但畢加索在背後評價夏加爾, 說後者是馬蒂斯之後, 唯一一個懂得什麼叫色彩的藝術家。畢大師眼高於頂, 把誰都不放在眼裡, 能這麼評價夏加爾, 的確是認可了後者對於色彩的把握能力。在這幅“紅色馬戲”中, 95%的畫面被紅色佔據, 讓人感受馬戲的熱情與喧囂, 但些許的藍色, 綠色, 黃色與白色, 則又如絲絲微風, 讓人清涼。這是色彩的舞蹈, 激越而不瘋狂。



綠色小提琴手(Green Violinist), 1923-24, 畫布油畫,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未完待續)

## 堅持就是一種信念

